

# Discussion on the Writing of Female Images in the Third Front Construction Theme Novel *Half Household*

Xiliang Wang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Liupanshui Normal University, Liupanshui, Guizhou, 553000, China

## Abstract

The novel *Half Household*, which focuses on coal workers as the protagonist, portrays two different type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mong them, female characters are represented by “sister” Zhao Yufen and “sister” Zhang Zhixian. Through the portrayal of different types of female images, it reflects the different marriage views of rural and urban women, in order to glimpse the difficult life of the “half households” group during the third line construction period. The novel adds warmth to the life in the mining area with the simplicity and diligence of rural women, especially their brave pursuit of love, highlighting the budding vitality of women’s primitive vitality. The portrayal of female group portraits adds different aspects of family life to the portrayal of 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and also brings a bright color.

## Keywords

female images; *Half Household*; female image

## 论三线建设题材小说《半边户》的女性形象书写

王锡靓

六盘水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贵州 六盘水 553000

## 摘要

以煤炭工人为主角的三线建设题材小说《半边户》中塑造了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其中，女性形象又以“妹妹”赵玉芬和“姐姐”张芝仙为代表。通过不同类型女性群像的塑造，折射了农村和城市女性不同的婚姻观，以此窥探三线建设时期“半边户”群体的艰苦生活。小说中以农村女性的质朴、勤劳为矿区生活增添了温情，特别是其对爱情的勇敢追求，凸显了女性的原始生命力的萌动。女性群像的塑造为小说男性形象的塑造增添了家庭生活的不同侧面，也带来了一抹鲜亮的色彩。

## 关键词

三线建设题材小说；《半边户》；女性形象

## 1 引言

金永福的《半边户》是一部以矿区的煤矿工人为主角的三线建设题材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六盘水市长篇小说中的重要作品。小说刊载后，据说印刷厂的工人在没有刊物的情况下，争先恐后地阅读校样稿和打样用的透明纸。较之于学界较为关注的矿工形象、艺术特色等，女性形象作为小说中工人团体有效补充，或温柔善良，或泼辣耿直。从女性形象的角度反观这部小说，能清晰地看到三线建设者不仅是矿区生产的先进者，矿区安全事故的抢险者，更是家庭生活中的具体个体。他们有追求爱情的幸福，也有面对幸福的苦恼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22zc031）最终成果。

【作者简介】王锡靓（1989-），女，彝族，中国贵州水城人，硕士，讲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和犹豫；有婚姻生活中的困扰隐忧，也有和妻子共患难的温情。“半边户”们深处矿区，劳动繁重，生活单调，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有着最质朴的奉献精神，为国家和矿区奉献所能。但不可忽略的是，女性形象的塑造和书写作为男性形象的有效补充，将更为柔性的女性形象放置在矿区生活，将“半边户”的塑造，不仅只放置于公共生活领域，也安置在家庭生活的琐碎细节和真实情感中，为这部描写矿区生活的小说增添了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物侧面和情感表达。

## 2 特定历史空间中的女性群像

### 2.1 农村女性

#### 2.1.1 “表妹”赵玉芬

赵玉芬是孙达得的“表妹”，小说中出场时赵玉芬“不高不矮，身材适中，不胖不瘦，既丰满又健康。”“这农妇三十五六岁，头上搭块花格方围巾，身穿蓝色对襟衫，外套一件白色麻布大褂。”年轻时的赵玉芬“穿了一件红毛衣，

头上搭块红头巾，在月光下似一蓬朦胧的杜鹃花”。她敢于追求爱情，遇到羞涩的孙达得，主动表达自己的心意。当孙达得说自己有妻子时，赵玉芬敢爱敢恨，给他一拳，毅然决然嫁到另一个大山里，十年没有回来。中年再和孙达得相遇时，她再次表达自己心意，勇敢地追求爱情<sup>[1]</sup>。

赵玉芬善良而勤劳，矿区出现矿难后，被救的人来感谢孙达得，赵玉芬一番话得体而委婉：“我看你们都是农村来的，家里也不富裕。另外，你们的爱人有的还住在医院里，需要人照顾。这些东西，你们拿去退了吧，多给他们买点营养品。”当孙达得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时，赵玉芬一番话说得入情入理。而孙达得工作上的事情被领导责备时，在赵玉芬的怀抱里，重新获得安宁，宛如母亲一般的怀抱，消解了孙达得的委屈<sup>[2]</sup>。

### 2.1.2 “姐姐”张芝仙

张芝仙是小说中塑造的另外一个人格，他是王斗地的媳妇，却被叫做姐，像带弟弟一样照料着丈夫。泼辣而热情，直爽而勤劳，她见到王斗地敢于直接表达内心，直言我想你。把床扛给班长时，张芝仙一口气抓起来，到了矿区挽着衣袖洗衣服。当东北虎有非分之想时，张芝仙反之以善良和宽厚让对方羞愧难当。遇到王斗地的同事，麻利地煮面收拾桌子。当矿区农转非落实时，把五只小鸡抓到竹篮里，到猪圈捉了一只小黑猪，让孩子背了大半箩洋芋，自己挑着两个单子里，一边装花豆和辣椒，一边装苞谷。比王斗地大五岁的张芝仙，是另一类农村女性形象，心直口快，勤劳麻利，在家庭生活中包揽大小事宜，以宽厚踏实给王斗地温暖的家庭<sup>[3]</sup>。

赵玉芬和张芝仙两个典型的形象集中代表了小说中的两种农村女性类别，他们宽厚勤劳、仁爱质朴，虽然张芝仙看似粗俗，赵玉芬看似柔弱，但是却用爱，给予了男性温暖的家庭生活和蓬勃的生命力量。此类形象还有小说中“我”周仁义的媳妇何荞花，虽然只认识一些简单的字，会写简单的信，但是每一封家书都珍藏着，希望丈夫回家探亲时拿出来教他。小说中塑造了特定历史时期和空间中质朴而温暖的农村女性形象。

## 2.2 城市女性

城市女性中有像丁文化的妻子王姣姣。“丁文化是我们班唯一一个娶了个‘吃商品粮’的人”，王姣姣是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女性，为了能够娶到王姣姣，丁文化请同事周仁义代为和其相亲。“名字惹眼，见了也不咋样，挺一般化的。而且长了两颗虎牙，不时就露出来吓人一跳。”新婚夜王姣姣向丁文化提出了两个条件，要求工资包括奖金全部按时寄给她，户口不迁来，结婚后住在娘家，每年丁文化只能去一次。婚礼上，王姣姣对着矿区工人说：“你们都不是好人。婚礼结束后，觉得饭菜鱼腥味太重，要重新打饭。”“我是城里姑娘，天生的福命，只会吃只会穿，不会做。”另外，小说中还塑造了其他城市女性形象，如矿上的女民工甘世香等。较之善良勤劳的农村女性，小说中多将城市女性塑造为

好吃懒做、想娇生惯养的负面形象。

## 3 城乡女性婚姻观的二元对立

### 3.1 城乡女性婚姻观的二元对立

小说中将农村与城市女性的婚姻观放置在二元对立的紧张关系中。例如，表妹赵玉芬和姐姐张仙芝为代表的农村女性敢于直接表达和追求自身的爱情。赵玉芬看似柔弱，但是主动追求孙达得，中年再次相遇时，敢于冲破年龄和身份的阻隔，重新追求自己的爱情。另外一重性格特征的张仙芝，虽然性格大大咧咧，但是主动追求比自己小的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用生活的智慧为家人提供温暖。小说将农村女性塑造为内在生命力蓬勃，剔除功利心勇敢追求爱情的形象。

反之，小说中的城市女孩王姣姣、矿上被辞退赖着不走的女性甘世香等，以及读到四年级，有点文化的女性李开群。王姣姣直接告诉丁文化：“明说吧，我需要钱，这下你明白我为什么同意嫁给你。”甘世香被辞退后赖着不走，在矿上陷害了全得福被处分。李开群虽然在农村成长，但是她读到小学四年级，有点文化，从小都希望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希望自己能够嫁一个干部，后来听说工人的工资比干部多，又选择嫁个工人。

从婚姻的选择上，不难发现小说中将城市与农村女性放置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中。一方剔除爱情追求过程的功利成分，冲突阶层和年龄的阻隔，努力追寻自身的情感归宿。而另一方城市和有文化的女性则在进行婚姻选择时，主要考虑工资等因素，所以也才有了王姣姣对丁文化提出的两个条件，婚姻此时更像交易，而非爱情。

### 3.2 城乡女性的婚姻观折射的“半边户”困难生活

由于煤矿的男女比例失调，承受着艰苦体力工作的同时，矿区工人追求爱情的过程中还要承担对爱情的求之不得的苦楚。因为工作环境的艰苦和工作性质的危险性，不被城市的女孩接受，这也直接限制了采煤工人的爱情追求，无法寻找合适的另一半的工人，只能到农村通过旁人代为介绍相亲。小说中以“我”、丁文化、乔大桥等为代表的矿区光棍们，为了尽快解决婚姻问题，给自己定了三条标准：“一是每月理一次发，三天挂一次胡子；二是下班后穿干净衣服；三是公共场所注意形象。”由此可见，因为矿区客观的条件限制，工人们在追求爱情时面对的客观困难。正如丁文化为了能够娶到媳妇，不惜请同事代为相亲，最后不得不答应妻子搬回娘家住，并且工资寄回的要求，娶了一个嫁给他只愿意享用他工资的妻子<sup>[4]</sup>。

而大多数的矿工选择了诸如张芝仙一类的农村女性，会被人嘲笑为“农民婆娘”。她们大大咧咧，文化程度较低。但是碍于追求爱情的艰难，采煤工只能退而接受。这种情况带来的客观条件是“一颗心两头挂，一边矿山，一边农村”。

由于农业户口和居民户口的差异，户口和空间的距离，直接导致了家庭生活的不稳定。贸然到厂区团聚，生活在一

处的家庭，因为合理合法的户口身份，则一方成为黑户，无法解决孩子上学等一系列的问题。王斗地的妻子张芝仙带着孩子来到矿区，但是只有一张床，班长孙达得用木板临时做了一个木制摇篮才解决了他们的难题。因为是黑户，生活艰难，肖昌贵的妻子丁先芝为了补贴家用，只能开垦荒地补贴家里开支。周仁义回家，劝说妻子到矿区，妻子却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何况跟你去住的是黑窝。”

通过城乡女性婚姻观念的二元对立，小说进一步揭示“半边户”的生活困境，从婚姻生活中，展现了矿区工人生活中真切的苦涩。侧面显现了矿区工人在坚持人生理想和追求事业发展的同时，必须承担的苦楚。将矿区工人群体放置于女性群像中时，更能体现家庭生活中的丰富精神世界，也更真实地显现出了在工作中的奋进和勇敢，作为三线建设者的他们面对的艰苦生活的无畏无惧。

#### 4 女性形象塑造与原始生命力的萌动

“高原的阳光抚摸着——一座座钢厂铁厂，于是高原西部出现了一首雄奇灿烂的生存之歌，它带着生命的焦灼和渴望呼唤着高原。”若说沉重的劳动工作和“半边户”的困难生活，让矿工群体处于生命的消耗状态，那么女性形象的塑造则以原始生命力的萌动，作为小说中工人群像的有效补充，提供了小说中的生命力源头。

工作中孙达得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班长，他带领班子奋勇在抢险前线，宁肯自己不睡觉，也要腾出床给王斗地。为了乔大桥的病，自己跑出医院开药。在座谈会上，为了矿区安全给矿长放了“一炮”。若小说中只有这样的男性形象塑造，则难免让人物性格陷入平面化。而女性形象的添入，让面对赵玉芬情感的孙达得显得犹豫含糊。娶了有名无实的妻子马兰花，却又不忍拒绝赵玉芬；他想追求爱情，却又不得不面对道德的限制，承担着别人无法想象的精神负荷，人物性格

侧面更为丰富和多样。而较之于他的纠结和苦楚，赵玉芬敢爱敢恨，她身上有着原始生命力的萌动，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事业，也在对孙达得的爱情等待未果时，毅然选择了心疼自己的全德福。再如矿难事故后用一碗鸡汤卸除丈夫疲惫的丁先芝等；小说中女性生命力的蓬勃和涌动有效补充和反衬男性形象，她们用母性的温暖，生命力的萌动，给男性以生命力量，也给单调枯燥的矿区生活中带来了明亮的色彩<sup>[5]</sup>。

#### 5 结语

作为一部绘写工人生活的小说，在城乡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及其婚姻观念的对立中，可以窥探“半边户”的艰难生活。在女性母性的温暖，原始生命力的萌动中，更立体地展现了采煤工的真实情感，他们的泪与笑，幸福和苦楚，这也有效规避了人物形象塑造平面化问题<sup>[6]</sup>。若说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如同煤一般的朴实而坚毅，则小说中的女性则如水一般的灵动。如果说男性形象的塑造是《半边户》中的着力绘写的部分，那么女性形象则是小说中温情的亮光，女性形象的塑造为男性形象的刻画增添了家庭生活的不同侧面，也带来了更为鲜亮的色彩。

#### 参考文献

- [1] 吴学良.六盘水文学长篇创作资源论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 [2] 吴学良.割裂与整合——贵州西部文学印象[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 [3] 金永福.汉子[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 [4] 吴学良.地域文化与金永福小说创作[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2):1.
- [5] 杨永贵.半边户人物形象解读[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34-35.
- [6] 高守亚.金永福和他的小说[J].六盘水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1(4):23-24.